疑獄箋

箋卷二

高郵王鼎臣訂　仁和陳芳生著

寡婦訟子

李傑　包恢　葛源

唐李傑爲河南尹、有寡婦訟子不孝、傑物色非是語婦曰、此子法當死。汝寡居。止此子。得無悔乎。婦曰子無狀、不悔也、傑命婦出買棺、日可來取屍、而陰令人踪跡之。婦出乃與一道士語、頃之棺至、傑再三問冀其悔、婦堅執如初、乃密捕道士按之、故與婦私

得於其子不得遂者傑杖殺道士納之棺

包恢知建寧有母愬子者年月後作疏字恢疑之呼其子問泣不言徐求母婦與僧通惡其子諫坐以不孝狀則僧爲之也因責子侍養勿離跬步僧無由至母乃托夫諱日入寺作佛事以籠乘衣帛出旋納僧籠內以歸恢知使人要其籠置諸庫逾旬吏報籠中臭恢乃命沉諸江語其子曰吾爲若除此害矣

宋葛源以泰和簿攝吉水令有寡婦告其子源以恩義說之不從則使人捕與間語驗其對則皆婦告者

也、窮治具服、

寡婦之子。珍愛異于常人。一旦欲置之死。必有大不忍者在也。若果婦無隱慝、或子姑息失教、養成悖很有之、斷斯獄者、有委曲達情之法。

新婦獄

雙痣　併疾　茶酒司

張呂伐妖樹

景定間、福建張氏遣女、里中不檢少年、聞茶湯擔有玻璨盃先一夕飾爲婦人、隨女伴入、欲盗之、被執、極其拷掠、有隣婦每事女沐浴、少年詢知女併處有雙痣相聯、赴官陳云、元與女私、前後騙取某物若干、官追女出對、皆無實狀、少年指併處雙痣爲證、女愧無辭、驗之果然、擬罪將斷、鄰婦赴官陳告、少年遂伏辜焉、

安吉州富家娶婦、有盜乘人冗雜入婦室、潛伏床下、伺夜行竊、不意明燭達旦者三夕、饑甚奔出、執以聞官、盜曰、我非盜也、醫也、婦有僻疾、令我相隨、常爲用藥耳、宰詰問再三、盜言婦家事甚詳、葢潛伏時所聞枕席語也、宰信之、逮婦供證、富家懇免不從、謀之老吏、吏白宰曰、彼婦初歸。使與盜辨、不論勝負、辱莫大焉、盜潛入突出、必不識婦、若以他婦出對、盜若執之、可見其誣矣、宰曰善、選一伎盛服與至、盜呼婦乳名曰、汝邀我治病、乃執我爲盜耶、伎大笑、盜遂服罪、

嘉定有少年日徐達、巧黠而亡賴、嘗一家將嫁女、借持櫛具去、爲女開面、即復謀爲婚筵茶酒、嘉會日、達相事未終、輙不辭而去、約二惡少共竊女、昏時二少辟後墉外、達復入供事、至入更、女獨在室、突入急負之、奔至後垣、開門授二少、復閉門入、公出前門而去、乃趨同挾女去如飛、女羞怕、遽不能呼喚、俄而其家失婦訝惑、一黠奴謂家長、茶酒素亡賴、數睥睨新人、殊似有姦態、兩度不辭而去、可疑也、女父母亦言開面事、二家奴僕咸曰、渠非末伎業人、直造姦耳、因俱

入後巷追之、巷甚汞而無旁岐、二少見勢廹、棄女而逸、達獨持之行、無計脫去、適道旁有井、遂擠女其中、衆既追返、達就執、訊之不伏、待旦上官、始吐實、與往檢覓、果得屍、然而男子也、達亦自怪、逮二少、對同辭、舅姑或謂事由父母、又逮之、及妁人兩家鄰交訊、皆無可言、官不能决、榜名屍屬、亦終無認者、乃獨繫達少、數拷掠、竟無狀、居歲餘、官方引問達、適開封某縣解至二囚、一男一女、逮囚首見之、大駭號叫、久脉女所在、此眞是也、鬼耶、官名前問之、始得其實、方女入

井眢、不死、大呼求救、而追得逹、喧嘩擁閙、不聞井中聲也、將曙、才有二男子井邊過、卽開封人、同賈于松而歸、聞聲趨視、因以甲下井、肩女、乙以布接出之、旣出、乙視女、忽念甲貲厚、因而戕之、則誰知者、顧獨得美婦、兼其貲、非計耶、遂下之石、甲斃焉、卽所疑屍也、已問女得故、曰、若當從我逝矣、我開封富家、若幸爲我妾、而勿道實於我家人、不然、若爲人女婦而外遇、尙可返復女婦乎、女懼從之、至乙家、甲家來問乙、甲耗、乙言分手於薊州、女如乙戒、而乙婦極悍、嫉女而

端、女絶不能當、一日乞出、女謀諸隣媼、媼言若因姦罪、特從誘脅來、何苦恐如是、因渠之奔訴於官、於獄逮乙與女、解來審驗耳、令聞之大駭、息因請正乙罪而論逹少如法、還婦於先夫焉、

成化中、鉛山有娶婦及門、而揭幕止空輿者、姻家謂婭欺已、訴於縣、婭家又以脫其女互訟、媒從諸人皆云女實升輿、不知何以失去、官不能決、慈谿張進士昺新任、偶以勘田均稅出郊、行至邑界、有樹大數十抱、蔭占二十餘畝、其下不堪禾麥、公欲伐之以廣田、

從者咸諫、以爲此樹乃神所棲、百姓稍失瞻敬、便至病死、不可忽視也、公不聽、移文鄰邑、約共伐之、鄰令懼禍、不從、父老吏卒、復交口諫沮、而公執愈堅、期日率數十夫、戎服鼓吹而往、未至數百步、公獨見衣冠者三人、拜謁道左、曰我等樹神也、棲息有年矣、幸公垂仁相捨、公叱之。忽不見。命夫運斤、樹有血出、衆懼欲止、公乃手自斧之。衆不敢逆、創三百、方斷其樹、樹顛有巨巢、巢中有三婦人墮地、冥然欲絶、命扶而灌之以湯、良久始甦、問何以在此、答曰、昔年爲暴風攝

至身在高樓與三少年歡晏所食皆美饌時時俯瞰樓下城市歷歷在目而無階可下少年往來率自空中飛騰不知乃居樹巢也公悉訪其家還之中一人正與中攝去者訟始解公以其木修公解數處而所蔭地復爲良田

昃定之獄若非鄰婦陳告雙痣之寃幾不辨夫不撿少年先夕飾爲婦人隨女伴入其欲爲姦已衆著矣無俟再討矣追女出對何爲者且此女者是女耶非女耶一問其壻而知之又何姦言可入耶此一官者安吉老吏之罪人也

盜未識面

王元美　　林塈

王元美在青州時、官校捕七盜、逸其二、盜首妄報逸者姓名、俄縛一人至、稱寃、公令置盜首庭下、差遠而呼縛者跪堦上、其足躡綠絲履、盜首數從後窺之、公密呼一隸、蒙縛者首、同出而易其履以入、令盜首證之、盜首不知其易也、即指綠絲履者曰、此逸盜也、公大笑曰、爾乃以吾隸為盜耶、即釋縛者、

嘉靖初、太倉知州林塈精于聽訟、一日有獄囚乃

盜羈獄久矣、忽訐告鄉民某嘗與同盜、林疑其詐、密呼彼告者審之、其人稱寃、且曰與盜並未識面、况同事乎、林知其誣、乃令其人如皂隸狀、立庭下、令一皂隸衣其人之衣、跪庭下、戒勿語、已而出其不意、亟取盜至前、與跪者並指皂隸而謂盜曰、據汝所告、拘彼至此、奈彼不服何、盜諦視良久、乃與隸辨曰、爾與我共事、今日何爲抵諱、隸受敎、惟俛首不答、林又謂盜曰、莫非不是此人否、盜又諦視、作色曰、此人姓某名某、居某處、某月日同盜某家、分贓若干、又盜某家、分

陳若干何爲不是言甚鑿鑿但所言姓名居址雖眞而惟與皂隸辨被告人在傍絕不一顧林探問再三盜執益堅林始笑曰汝與若人初不相識誣其爲盜其間必有主之者窮究之盜不能諱卒吐其實乃一爐長與彼有隙故賂盜以誣之也

火起有辨

油幕油衣　放火

梁時長沙宣武王將葬車府忽於庫失油絡欲推主者御史中丞樂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幕萬疋必然今庫若有灰非吏罪也檢之果有積灰

强至爲開封府倉曹參軍時禁中露積油幕一夕火主守者皆應死至預聽讞疑火所起名幕工訊之工言製幕須雜他藥相因既久得濕則熘府以上聞仁宗曰頃者眞宗山陵火起油衣中其事正爾主守者

遂比輕典。

張舉爲句章令，有妻殺其夫，因放火燒舍，詐稱夫死於火。其弟訟之，舉乃取二猪，一殺一活，積薪焚之，察死者口中無灰，活者口中有灰，因驗夫口，果無灰，以此鞫之，妻乃服罪。

桐盧人戴汝惟家被盜，有司得盜，獄成，送郡。夜有焚戴氏廬者，而不知汝惟所之。鄧文原曰：此必有故也。乃得其妻與其弟謀殺汝惟狀，而於水涯樹下得屍與漬血斧俱在焉。人以爲神。

中分所爭物

薛宣　范邵

周新

前漢時有一人持一縑入市遇雨以縑自覆後一人至求庇因授與縑一頭雨霽當別各爭爲已縑太守薛宣命各斷一半使人追聽之一曰君之恩縑主則稱寃不已宣知其狀拷問乃伏

後漢范邵爲浚儀令二人挾絹於市互爭令斷之各分一半去後遣人察之有一喜一慍之色於是罪慍者

明周新爲按察使有訴爭兩傘者所言記驗皆同新命剖之各持其半去陰使人尾其後甲曰我始欲與汝傘價之半得非汝利也乙曰傘本我物寧能低僞屬汝於是甲就縛正其罪

爭物必取其徵

傅琰　李惠　游顯

韋善道　李亨　黃洽中

傅季珪琰仕齊爲山陰令有賣鍼賣糖二姥爭團絲詣琰琰取絲鞭之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二野父爭雞琰問早何食一云粟一云豆殺雞得粟罪言豆者

後漢李惠爲雍州刺史有負薪負鹽者同弛擔憩樹陰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曰易辨耳令羣羊皮席上杖之鹽屑出焉負薪者乃服罪

江淮行省游平章顯爲政清明、有城中銀店失一蒲團、後於隣家識之、隣不服、爭詈不已、游出見之、喚曰一蒲團直錢何、失兩家之好、杖蒲團七十、棄之可也、及杖得銀星、遂服其罪、

唐韋善道還彬州太守、有訟鷄者、問其所飼、甲云稻穀、乙云糯飯、比而剖之、明日視遺矢、有芒穀、召甲歸之、

明初李亨爲鄞令、有二軍籠二鵞、經西門、道逢民家鵞羣、取其二、併納籠中、民蹤其後來訴、軍曰四鵞皆

買於慈谿、亭問飼以何物、曰糠粃、問民、則曰、常放之野、所食者草耳、頃之豬糞庭下、糠草與驗、二軍不能對、

黃浛中爲烏程令、有豆商米商共爭一斛、浛中曰、兩家擕爭、皆斛罪也、叱杖之、斛破豆屑出焉、乃罪米商、

鞭縲見鐵屑是矣、使都無屑焉。將何以斷乎。殺雞得粟是矣、使都食粟焉。或都食豆焉。將何以斷乎、

輕重大小廣狹多寡之準

孫寶　袁滋　孫登

許宗裔　劉志方　高防

尉氏唐令

漢孫寶爲京兆尹有賣饊饊者（今饊餅也）於都市與一村民相逢擊落皆碎村民認賠五十枚賣者堅稱三百枚爭執無以證實令別買一枚稱之乃都稱碎者紐折分兩賣乃者服

唐李沂公勉鎭鳳翔屬邑耕者得馬蹄金一甕（漢武帝鑄金倣馬蹄後民間倣之）共送於縣宰慮公藏守不嚴置於私室信

宿覩之皆土塊矣方金出土時鄉社悉來觀驗遠有變更莫不駭異狀聞于府宰不能自明遂以易金誣服雖詞欵具存莫窮隱用之所拘僕隸訊之或云投水中或云藏糞壤內語無定以案上聞汧公覽之甚怒俄有筵宴語及坐客皆驚異袁相國滋在幕中俛首無所言汧公目之數四曰宰邑者非判官親屬乎袁曰無之汧公曰何開彼之罪似甚不樂袁曰疑此事有枉耳汧公曰當有所見非判官莫探情偽袁曰諾俾發獄府中乃閱甕間得土二百五十餘塊遂於

列肆索金落濶與埋相等旣成始稱其半已及三百斤詢其負擔人力則二農夫以竹擔舁至縣計其重非二人竹擔可舉明其在路時金已化爲土矣於是羣情大豁幸獲清雪洴公嘆服無已

孔奕爲全椒令或遺之酒始提入門奕遥呵之曰人餉吾兩罌酒其一何故非也視之一罌果水或問何以知之奕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耳

孫權太子登嘗出遊有彈丸飛過令左右求之見一

人操彌佩允、咸以爲是、辭對不服、從者請付法、登佛求過允比之。不類、遂釋之、

王蜀時、許宗裔守劍州、部民于燈下識認劫盜、告吏擒之、所收贓物、惟絲絢紬線而已、因不勝拷掠、已伏罪、宗裔引問、因稱是巳物、與失主互爭、宗裔命取兩家絲車、又問紬線各用何物爲胎心、一云杏核、一云瓦子、開視之、見杏核、與因款同、仍以絲絢安于車軸。量其小大。亦是因家物、其枉乃雪、

劉志方知仙居縣、有僞獲盜布者、志方詰之、皆曰婦

織耳命各取織篾驗之事獲釋

宋太祖時左丞高防在蔡州部民王乂爲賊所劫捕至五人贓仗已具防疑不實取贓閱之名乂問曰爾所失衫褲是一疋布耶乂曰然防令較其幅尺廣狹及踈密差異因乃稱冤防曰何故伏罪曰不任捶楚蓋自誣以求速死耳居數日獲眞盜出五人爲製衣帽具酒食諭而遣之

大定唐公爲尉氏縣令有婦因過瓜圃摘一瓜與其子瓜主執之詣官謂一瓜不能致罪乃自摘三十枚

以誣其婦、公問曰、婦盜瓜時挈何筐、筐瓜主曰無、及即叱瓜主抱兒并使盡拾其瓜。不及十餘瓜。已不能舉矣。遂服誣告之罪、

走

符融　蔡徵

符融在冀州有老母日暮遇劫揚聲呼救行人爲母逐之擒盜盜反誣行人融曰二人當並走先出奉陽門者非盜既還融正色謂後至者曰汝的盜也盜果伏蓋融料以爲盜若善走當不被行人所獲以此知善走者捕逐者也

麥鐵杖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陳大建中結聚爲盜俘之沒爲官戶配執御繖每罷朝後行百餘里

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光火劫盜旦還仍又執鐵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恒在弗之信也後數告變尚書蔡徵曰此可驗耳於仗下時購以百金求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齎勅而往明旦反奏事帝曰信然爲盜明矣惜其勇捷誡而釋之後爲名將

吐

慕容彥超　馮儀

漢慕容彥超帥鄆或獻新櫻令主者收之俄爲給役人盜食主者白之彥超呼給役人僞慰之曰汝等豈敢盜新物耶主者誣執耳勿懼各賜以酒潛令左右入藜蘆散既飲立嘔吐新櫻在焉於是服罪

南唐馮儀爲豐城令有田父詣令求決事夌晨飯畢稍覺饑至食肆求麪久不與乃去肆家堅索麪金不與乃訟於縣公飲以茶而灑桐油其中田父盡吐所

食。惟厥耳。肆家乃伏罪。

孫能傳曰。武寧王徐達。嘗軍於吳江。有貨食者。知武寧軍令嚴肅。誣一軍士强食其麪餌。路已以丐免。聞于武寧。武寧心知其誣。剖腹視之。果無有。乃殺貨食者。戀武寧欲借一以警百。令則肅矣。彼無罪之軍士。奈何以冤死乎。吐櫻吐蔴。其事可法。惜武寧之不知出此也。

一父欲試其子。令館中二童。一童盜食雞卵。問子知爲誰。子令各漱齒識之。浙中某巡撫。天旱禱雨。

禁屠宰令各官毋私食肉一日迎天竺觀音各至拈香廵按令飲皂羙試吐之數官有難色知其食肉也

臬帷

王璥　王文成

唐貞觀中、李忠與父妾亂、遂與之潛匿、追詰甚急、長安縣獲之、縣司王璥引就房推問、不伏、璥先令一人伏案褥下、令一人走報云、長史喚璥、鎖門去、忠與妾相謂曰、必不得承、及私密之語、而璥至、開門、案下人遂起白璥、各大驚伏罪、

賊首王和尚、攀出同類多應亨、多邦宰者、驍悍倍於他盜、招服已久、忽一日應亨母從兵道告辨、詞批下

州中引王和尚為証、王文成守仁曰、此必王和尚受財許以辨脫耳、乃於後堂設案卓、卓帷內藏一門子、喚三盜俱至案前、覆審、預戒皂隸報賓館有客、即舍之而出、少頃還入、則門子從卓下出云、聽得王和尚說、且忍兩夾棍、俟為汝脫也。三盜皇遽、叩頭請死、

偕盜

裴子雲 趙和 侯臨
郭彭祥 張允濟 劉宰
胡長孺 斡里朶

唐衛州新鄉令裴子雲有奇策、部人王恭戍邊、留牸牛六於舅李璡、五年產犢三十、直十千、恭還索牛、舅曰、二牸已死、還四牸、餘非汝牸所生、恭訴子雲、子雲送恭獄、令收盜牛賊李璡、璡惶怖至縣、子雲叱之曰、賊引汝同盜牛三十頭、藏汝庄內、喚汝共對、乃以布衫蒙恭頭、立南墻下、璡急吐欵云、牛三十、外甥牸牛所

生、實非盜得子雲令去恭布衫、璡驚曰、此外甥也、子雲曰、若是、即當還牛、璡默然、子雲斷五年養牛辛苦、與牛五頭、餘並還恭、一縣伏其明察、

唐咸通初、天水趙和爲江陰令、有片言折獄聲、楚州淮陰二農比庄、東鄰拓腴田百畝、貲未足、以庄券質西鄰百萬緡、約來歲取贖、至期備錢贖契、先納若干緡、約明日償足取券、明日賷餘錢往西鄰、遂不認、且無保證及簿籍、終爲所拒、訟之州縣、皆不能自、乃越江而訴於和、和命捕賊之幹者、齎牒至淮陰、曰有寇

江者按劾已具言有同黨在某處姓名形狀具指西鄰請捕送至此先是鄰州條法唯持刃截江無得藏匿牒去果捕至和厲聲曰何爲冦江因稱冤和呼刑具且曰所盜率金寶錦綵非農家所宜蓄者汝宜籍合之產以辨之囚乃具列稻若干斛庄人某還紬絹若干疋家機某所織錢若干貫東鄰贖契銀器若干件匠某造和詰曰非冦江何諱東鄰贖契緡耶遂引對證囚慙懼請死乃令還契而釋之

侯臨爲東陽令有治聲他邑人寄財於姻家爲所匿

累訟弗直求理於侯侯曰吾與汝異封法難以治汝令具物名件而去久之縣獲盜侯因縱盜妄通所寄物於姻家及捕至獄泣訴盜所通金帛皆親所寄侯即追向日求理之民證驗還之

郭彭祥弘治間守眉州鄰封合州有兄弟二人兄官別省其貲託弟置產契券俱弟收兄卒于官嫂歸弟絕無所與又無籍可稽嫂訴之州訊不服乃越境訴于郭郭隱其事取獄中賊指扳其弟移檄至詰曰汝與某人爲盜致富其弟泣曰吾兄仕宦所得未嘗

畝也固詰之詞甚詳乃逮其傭證之弟款服還產

晉張允濟令武陽原武民有以牸牛依妻家者久之孳十餘頭及將異居妻家不與牛民訴縣不能決乃詣武陽質于允濟允濟令左右縛民以衫蒙其頭將詣妻家村中云捕盜牛賊令盡出民家牛質所從來妻家不知其故恐被連及據指所訴牛曰此婿家牛非我所知允濟遂撤蒙謂妻家曰此即女壻可以牛歸之妻家叩頭伏罪

宋劉宰授泰興令隣邑有租牛縣境者租戶于主有

逋因喪會竊券而去他日徵其租則曰牛屬人矣累年訟于官無券可質又以異縣置不問至是訴于宰宰乃名二匄者勞而語之故託以他事繫獄鞫之匄者自誣盜牛以賣遣詣其所驗視租戶曰吾牛固某民所租匄者辭益力因出券示之相持以來盜券者憮然爲歸牛與租

元永嘉民有質珠步搖于兄者贖焉兄妻愛之紿以亡于盜屢訟不獲直往告寧游主簿胡長孺長孺曰爾非吾民也叱之去未幾治盜長孺命盜誣兄受步

搖爲贓遂兄赴官力辨非盜長孺曰爾家信有是何詞誣耶兄倉皇曰有固有之乃弟所質者趣持至驗之呼其弟示曰得非爾家物乎弟曰然遂歸焉

幹里朶爲利涉軍節度使先是有農民避賊入郡城以錢三十千寄鄰家賊平索之不與訴於縣縣以無契驗却之乃訴於州幹里朶陽怒械繫之捕其鄰人關以三木詰之曰汝鄰乙坐劫殺人指汝同盜鄰人大懼始自陳有欺錢之隙乃責歸所隱錢而釋之

欺没所寄財罪下于盜者也爲盜指扳禍甚于欺

盜者也故民者方將弭無情者之尸而傾啓之亟

斯術也不可以訓慎之慎之而弗輕試焉可也

虛言探眞情

李崇　　許襄毅　　銀　　藻

王敬所

魏李崇爲揚州刺史、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從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追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屍、詐稱其弟爲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楊氏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饑渴之意慶賓又誣疑同軍兵李蕃等所殺經州訟之、蕃等已誣服獄將決李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僞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在北州

去此三百里比有二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姦異便即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姓解名思安將欲送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賓今住揚州相國城內嫂姓徐君脫矜愍爲往告見申委曲家兄聞此必相報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造慶賓悵然失色求其少停此人具報崇輙問慶賓引伏數日思安亦爲人縛至釋蓋等笞女巫一百

泰安州富民奪傭工人妻其夫有怨言撻之折股而死以其妻付一人領去將屍夜棄於壑死者之兄訴

於官歷問俱坐誣許褒教公鞫之證犯累經刑具言詞慣熟無可入者公視其中一篤實者問其村巷門戶樹石之詳又取一篤實者問其居止人口孳畜之詳復取一人語以門巷人口孳畜之詳其人驚懼謂公微行知其詳也公復云折股而死必有縛治之物隣家婦牽花牛過時已實告我汝第言之合吾所聞則已否則痛加酷刑其人不得已吐實謂死時以破箕裂其歷至夜疼痛而已公取兇犯詰之驚懼伏罪問其屍曰夜棄於壑不知有無公曰陸地雨水暴發

漂流不遠、令吏卒尋之、果獲屍、破箕猶縛其歷云、

錢蒙備兵寄雲、有二京軍劫人於通州、獲之、不服、州以白蒙、二賊恃爲京軍、出語無狀、蒙乃殺甲于大門之外、獨留乙、鞫問數四、聲色甚厲、已而握筆作百許字、若錄乙尸辭狀、遣去、隨以甲入、紿之曰、乙已吐實、事由于汝、乙當生、汝當死矣、甲不意紿也、忿然曰、乙本首事、何委於我、乃盡白乙首事狀、蒙出乙證之、遂論如法、

朔州惡少年七人、殺人取貨、一人逸至京、爲緹騎所

捕其六人亦相繼覺會械送對簿先一人復跳而逸
獄久不决有旨切責郎中移疾卧閣王敬所拼其事
即日抵曹命一隷衣敝絮伏塀左趣名六人塀右伏
僞聲曰某已獲復何辭六人但見塀左叩頭狀相顧
駭愕盡吐情實獄始具

採事人

莊遵　陸雲　元絳
張松壽　蔣常　韓思彥
宋日隆　楊逢春　許襄惠

莊遵初爲長安令、後遷揚州刺史、性明察、嘗有陽陵女子、與人殺其夫、其叔覺、乃來赴賊、女子卽以血塗叔、叔因大呼曰、奈何欲私於我而殺其兄、卽告官、官拷其叔太過、因自誣其罪、遵察之、乃謂吏曰、叔爲大逆迷置於法、可於嫂歸路令人夜中於嫂壁下聽之、其夜奸者果來問曰、刺史明察、見叔寧疑之耶、嫂曰、不

疑因相與大喜吏即擒之叔遂獲免

吳陸雲字士龍爲浚儀令有人被殺而不獲賊者雲錄其妻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吏隨之曰其去不遠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果得之問之具服云與此婦通共殺夫聞婦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安候也

江寧推官元絳攝上元令甲與乙被酒相毆甲歸臥夜爲盜斷足妻稱乙執乙詣縣而甲已死絳勑其妻曰歸治夫喪乙已服矣陰遣謹信吏迹其後望一僧

迎笑切切私語絳命取係廡下詰妻奸狀即吐實人問其故絳曰吾見其妻哭不哀且與傷者共席而稱無血汚是以知之

唐張松壽任長安縣令時昆明池側有劫賊奉勅十日內須獲如違限令甚峻松壽至劫所檢踪見一老姥樹下賣食以從騎䭾來入縣供酒食經五日還送舊坐處令一人潜伺之有人共姥語即捉來果有一人問明府推勘如何即執之以衣幪首送縣一問具與贓並獲

唐貞觀中、衛州板橋店主張逖妻歸寧、有衛州三衛楊正等三人投店宿、五更早發、夜有人取二衛刀殺逖、其刀却內鞘中、正等不覺也、至明、店人追正等、拔刀血甚狼籍、送獄考訊、正等自誣、上疑之、差御史蔣常覆推、至則總追店近人十五以上俱集、爲人數不足且散、唯留一老嫗年八十餘、日晚放出、令典獄寄覘之、曰嫗出當有人共語者、卽記面貌勿露、果一人共語、卽記之、明日復爾、其人又問嫗使君作何推勘、如是三日皆此人、常總集男女三百餘人、呼其中與

老嫗訴者出問之、果與逖妻姦、殺逖者、上聞、勅賜常絲二百疋、遷侍御史、

韓思彥使并州、有賊殺人、主名不立、醉客懷刀血污、訊掠已服、思彥疑之、晨集兒童數百、暮出之、如是者三。因問兒出亦有人問者乎。皆曰有之。乃物色追訊、遂擒真盜、

撫州信豐縣、一木匠居嶺下、嶺上則驛遞、每由其屋後而遵驛途出入、嘗五更初擕斲器他適、未及驛途五六丈許、見一死屍、視之、遍身皆血、致之而去、及午、

里鄰驗視、致命處皆斧痕、以為此匠無疑、捕其夫婦繫獄、不勝拷掠、遂爭誣伏、官疑之、年餘不決、宋知録日隆、蜀人也、以能稱、委之專決、宋知其寃、日日入獄推究、皆如前言、一日正鞫問時、一孩送飯與獄卒、而私語、宋問之、卒以他詞對、宋屏左右、呼孩與十八界官會兩貫、而詰之。孩曰、適一人在茶肆、與我銅錢五十、令探所勘死事、其夫婦何人承認、宋命二卒隨孩捕至、問曰、爾殺人、奈何要他人償命、其人具服、木匠夫婦遂得釋、咸淳某年也、

南京刑部典史王宗嘗人、一日當直忽報其妻被殺於館舍宗奔去旋來告尚書周公用發河南司究問、欲罪宗、宗云聞報而歸衆所共見且是婦無外行素與宗歡、何爲殺之、官不能決既數月都察院令審事檄浙江道御史楊逢春楊示約某夜二更後鞫王宗獄。如期拜命隸云門外有覘視者、執來果獲二人甲云彼與某伴行、不知其由乃舍之、用刑窮乙乙具服、言與王宗館主人妻亂、爲其妻所窺殺之以滅口、即置于法而釋宗、楊曰若日間則覘者衆矣何所踪跡

其人人非切已事肯深夜來看耶

東昌有武官子懷數金與一儒生飲酒家是夜武官子被殺且無首有司疑生所爲刑訊誣服許襄惠公進時爲按察使見生少年美貌似非行兇者意必賈酒家殺之也乃佯叱曰爾殺人何稱冤爲時近歲除公意貧人得銀必貿布過節忽拘各布商以私曆帳來人莫知其故至則見酒家以殺人之次日易布數疋數日復易數疋公密令人覘之知酒家常在門下探聽卽捕之至則恐懼失色卽伏罪問何故無首云

藏空桑中取之果得首

殺人之獄有不以刀爲斷乎無有矣楊正之刀血狠籍矣辭容之刀血污矣則將歸獄二人乎無疑矣然則何疑乎兩仇耶盜耶奸耶忿耶都無之則何爲而殺之也此不疑之于迹而疑之于其情也

謬罰

蘇秦　秦檜　許襄毅
胡長孺

蘇秦在齊、大夫多與爭寵、而使人刺之、不死、齊王求賊不得、蘇秦謂齊王曰、臣死之後、王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爲燕作亂於齊、如此、則刺臣之人必得矣。齊王如其言、刺秦者果出、齊王因誅之、

秦檜爲相、都堂左揆前、有石榴一株、每著實、檜默數焉、亡其二、檜佯不問、一日將排馬、忽顧左右取斧伐樹、有親吏在傍、倉卒對曰、實佳甚、去之可惜、檜反顧

曰汝盜食吾稻吏叩頭服

曹州省祭趙葵其親被盜夜殺於野趙訴於許襄毅公公知賊之必逸也乃爲曰暮夜殺人豈可指名妄告殺人之辜汝自當之枷杻收監乃下令曰被告許將情來訴羣賊翕然稱冤赴訴無一人後者咸服其辜

元胡長孺爲寧海主簿民荷溺器糞田偶觸軍卒衣扶傷民且碎器而去竟不知主名民來訴長孺佯怒其誣械於市俾左右潛偵之向扶者過焉執手稱快

執諸所隸杖而償其器

數人用術雖同而長孺之事則非也扶傷民碎器器罪之小者也其人雖逸亦在可追可縱之間使械民者久之而扶者不出奈何以旣傷之後而役久困耶慰遣民償其器嚴追扶者至而治之可也

假誤決

高謙之　向敏中　陳青

後魏高謙之字道讓為河陰令先是有人囊盛瓦礫作金以詐市人馬而逃詔捕之謙之乃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詐市馬賊欲刑之密遣人察市中私議者有一人欣然曰無復憂矣遂執送案問悉獲其黨

宋丞相向敏中字常之在西京時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許僧求寢門外車箱中許之夜中有盜入其家自墻上扶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

見之、自念不爲主人所納、而強求宿、今主人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詣縣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墮眢井、則婦人已爲人所殺、先在井矣、明日主人蹤跡得之、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誘婦俱亡、恐爲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入、贓在井傍、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言府、府亦不爲疑、敏中以贓不獲、疑之、引問、數四、僧但云前生當負此人死、無可言者、敏中固問之、乃得實、因密使吏訪賊、吏食下村店、店嫗聞其自府來、不知其吏也、問曰僧

某獄何如、吏給之曰、昨日已、杖死、于市、矣。嫗嘆息曰、今若獲賊、何如、吏曰、府已讞決其獄矣。雖獲賊、亦不敢問。嫗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此村某甲所殺也、吏曰、某安在、嫗指示其舍、吏掩捕獲之、案問具伏、并得贓。一府咸以爲神、

江西臨江王三郎、販江樓居、其妻凭欄食果、偶核投舟中少年之巾、少年以爲挑已、暮行入其家、闃無人聲、隨還登舟、覺濕其履、置竈焙乾、其夜王三郎歸、見其妻殺死、血流滿地、旦集鄰里、見血蹤至舟、遂執必

年赴官、少年不復自明、誣服焉、但不見婦人屨及刃、獄吏、指近江亭牌子、似有物、視之、屨與刃也、欵成獄吏陳青疑之、請假歸、早行江上、王之鄰婦問前獄陳日、已將舟中少年正刑矣、媼啞然曰、冤哉、正犯者某獄吏也、青密以告司李、推問獄吏、得實殺之、少年乃得釋、

獄吏知屨刃所在、即可疑、

牛驢之盜

張　鷟　　顧憲之　　于仲文
王　端　　楊　景

唐張鷟爲河陽尉、有客驢韁斷、并鞍失之、三日尋不獲、詣縣告、鷟推勘急、賊夜放驢出、而藏其鞍、鞍直五千文、鷟曰、此可知也、遂不令秣飼、去轡放之、驢尋向餵處。乃令搜其家、得鞍草積下。

南梁顧憲之爲建康令、有失牛者、盜與主兩俱認之、不能制、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知主所居。盜伏罪、

周于仲文字次武、爲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

後得一牛、兩家爭之、州郡不能決、仲文乃令兩家各驅牛羣到放所、得牛遂入任氏羣。又使人微傷之、任氏嗟惋、杜氏自若、即罪杜、杜乃伏、

王璫知襄邑、有鬻犢于市者、或執以爲盜、詰之不服、璫取兩家母牛、犢識其母、輒從之、盜遂服、

明楊景爲澧州判官、有卒失牛、誣民吳姓爲盜、州爲成獄、景疑之、陰遣人置牛郭外。縱之歸。牛經卒門奔民家、入其苙中、卒乃服罪、

割牛舌

張詠　包拯　周德成

李復亨

張詠知永興、有父老訴牛舌爲人所割、詠曰、爾于鄰伍誰是最隙、曰、有甲氏嘗貸粟於某不遂、搆怨之深、詠戒云、至家徑解其牛貨之、父老如教、翌日有訴擅殺牛者、詠曰、爾割某氏牛舌、以償貸粟之怨、而反致訟耶、其人伏罪、

包拯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拯使歸屠其牛鬻之、既而有告私宰牛者、拯曰、何爲割某家牛舌而又

告之、盜者驚服、

明初、周德成知休寧、民有牛在山被割其舌者、踪跡弗得、德成詰之、曾有人來買否、曰有之、酬價不及而去、德成曰、即其人矣、第殺此牛、必有來買肉告私宰者、已而果然、推問得實、其舌倘在、

李復亨爲南和令、有盜割民家牛耳、復亨盡名里中人至。使牽牛遍過之。至一人前、牛忽驚躍、詰之、乃引服、

瓜菜之盜

高澂　王愷　李亨
張允濟　路伯通

北齊高澂爲定州刺史，有王姥孤獨，種菜三畝，數被盜賣，澂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爲字。明日市中認之，獲盜。

明成化中，王愷爲平原令，有麥商夜經村寺被劫，陳於縣，愷故匿其事，陰令販豆者，和少熟豆其中。夜過寺門，復劫去，令捕兵易服，就寺僧貨豆，中有熟者，遂收捕，不待訊而服。

李亨爲鄞令、民有業圃者、茄初熟、隣人竊而鬻于市、民追奪之、兩訴於縣、亨命傾茄於庭、謂隣人曰、汝眞盗矣、果爲汝茄、肯於初熟時併摘小者耶、乃伏罪、

隋張允濟爲武陽令、道逢老母種葱、結庵守之、因告曰、不須守、若遇盗、當來訴、母如戒、居一宿而失葱、母以告、允濟悉召左右居人、使之一一齅其手、乃得盗者、

路伯通爲原武令、有種瓜者、一夕爲人盡鋤其苗、詣伯通陳告、無明證、遣之、翼日托以他用、命種瓜隣近

村莊盡借所有之鋤各書姓名潛使人吮其鋤果有苦味者捕之服罪

愚盜

劉宰　陳襄　湖汲仲

宋劉宰爲泰興令民有亡金釵者唯二僕婦在訊之莫肯承宰命各持一蘆去曰不盜者明旦蘆自若果盜明旦則必長二寸明視之則一自若一去蘆二寸矣詰慮其長也盜遂服

浦城主簿陳襄攝令事民有失物者賊曹捕偷兒數輩至襄曰某廟鐘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否則寂乃遣吏先引以行自率同列詣鐘所祭禱而陰塗以

壘以帷蔽之命羣盜往捫少焉呼出獨一人手不污扣之乃為盜葢畏鐘有聲故不敢捫云

胡汲仲在寧海日有羣嫗聚佛庵誦經一嫗失其衣適汲仲出訟于前汲仲以牟麥置羣嫗掌中令合掌繞佛誦經如故汲仲閉目端坐且曰吾令神督之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中一嫗屢開視其掌遂命縛之果竊衣者

給盜家

范純粹　　王　新

范純粹尹洛、賈者有金數十兩、爲同行所盜、訟至官、事迹甚明、而盜者抵諱不伏、公令吏搜檢盜者身、無所獲、得一鎖匙而已、即時押下、吏莫能曉、公潛令人往盜者家、詐以其意、齎匙開篋取銀、盜家誠其事付納、公引二賈至、問訟者曰、爾銀若干。包以何物。有別記驗否、賈歷言無不中者。即面付銀、還盜者抵罪、衆始服其神、

明王新同知廣德州、有樵者鬻薪、亡其斧、覓之買者、匿而不與、樵訴于官、新乃解其人之絲、陰紿其家果得斧、

貨物識盜

高澂　周新　易貴

北齊彭王澂、爲滄州刺史、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以足疾行遲、偶遇一人爲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旦告州、澂乃命左右及府寮、令散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識之、推獲盜者、又有人被盜黑牛、上有白毛、澂陽爲上府市皮、倍酬其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

周新按察浙江、將到、道上蠅蚋、迎馬首而聚、使人尾

之得一縣屍惟小木布記在取之及至任令人市布
屢嫌不佳別市之得印誌者鞫布主即刦商賊也悉
以其贓召商家給之家人大驚始知其死于賊也
成化間易貴守辰州擔帋人息肩路旁倦而寐覺因
失帋訴于貴貴使人擡失紙處一石到府杖焉擁入
觀者如市閉門量罰入者以資失帋人復詰曰汝帋
有識乎曰有遂俾潛住在外數日出公牘泛買諸買
人帋彼送至令各書名其上乃召失主認之果得原
帋盜伏罪

假盜致盜

高湝　楊津　慕容彥超

錢惟濟

北齊太保任城王湝領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浣衣一乘馬行人換其新靴馳而去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湝召居城諸嫗以靴示之紿曰有乘馬人于路被賊劫害遺此靴得無親族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着此向妻家也捕而獲之

周楊津爲岐州刺史有武功人齎絹三百匹去城十里爲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騎而至被劫人告之使者

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曰有人着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若有家人可速來告有一老母行哭而至云是已子於是收捕并贓俱獲

漢慕容彥超為鄆帥嘗置庫質錢或以偽銀二鋌質錢十萬久之乃覺彥超密令主吏夜穴庫垣徙金帛他所榜示被盜使民自占所質備購賊賞錢一萬民爭以所質物自言不數日果得質偽銀者

宋錢惟濟知成德軍民有作偽白金質取緡錢者其家來告惟濟曰第聲言被盜示以重購質者當來責

餘直卽得之矣已而果然

假棺

呂元膺　蘇無名　柳公綽

唐呂元膺鎮岳陽，因出遊，登高矚原野，見喪轝駐道左，男子五人皆衰服隨之。呂曰：遠葬則傻，近葬則省。此姦人為詐也。令搜之，棺中皆兵刃，擒之，則盜也，欲渡江掠貨，假喪轝使渡者不疑，同黨數十輩，已于彼岸期集，并擒付法。

天后時，嘗賜太平公主細合寶物，直黃金千鎰，公主納之藏中，歲餘，忽為盜所得。公主言之天后，大怒，召

洛陽長吏謂曰、三日不得盜、罪死、長吏懼、謂兩縣主
盜官曰、兩日不獲盜、死、尉謂吏卒游徼曰、一日必獲
盜、不獲死、吏卒游徼懼、計無所出、途中遇湖州別駕
蘇無名、相與請至縣、游徼謂尉曰、得盜者來矣、無名
遽進堦曰、吾湖州別駕也、入計在茲、尉怒吏卒曰、何
誣辱別駕、無名笑曰、君無怒吏卒、亦有由也、無名歷
官。所在詰盜有名。每盜至無名前。無得過者。此輩應
先聞之、故見請爲解厄耳、尉喜、請其方、無名曰、與君
至府、君可先入白之、尉與長吏大悅、降堦執無名手、

日今月遇公、吾輩得復生矣、諸問何法、無名曰、請君問于天后、長吏以問、天后召謂曰、卿得賊乎、無名曰、願委臣取賊、無限日月、且寛府縣官吏、仍以兩縣吏卒盡以付臣、臣爲陛下取之、亦不過數日矣、天后許之、無名戒吏卒緩至月餘。値寒食。盡召吏卒約曰、十人五人爲侶。于東門伺之。見有湖人與黨十餘輩。皆衣縗絰。相隨出赴北邙者。可踵之以報。吏卒伺之、果得、馳白無名曰、湖至一新塚、設奠、哭而不哀、徹奠巡行塚傍、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矣、因使盡執諸人

而發其塚剖棺視之皆寳物也奏之天后問無名卿何才智過人而得此盜無名曰臣非有他計但識盜耳臣到都之日即此輩出葬之時臣見即知是盜但不知葬處今當拜掃計必出城尋其所之即知其墓設奠而哭不哀明所葬非人也巡塚相視而笑喜墓無損也向若陛下廹促府縣賊計急必取之而逃今者更不追求自然意緩故未將出天后曰善賜金帛加秩二等

柳公綽為襄陽節度使歲儉隣境尤甚有齊衰者哭

且獻狀曰、遷三世十二喪於武昌、爲津吏所遏、公維卽命軍候擒其人、破柩、皆實以稻米、葢葬于巘、歲并舉、三、世、十、二、喪。故知其詐耳、

棺歷數世、則新舊宜別也。是僞非眞、則重輕可察也。借以作奸、過則棄之、則美惡當審也。

盜官

吳雨巖　　巖仁男　　趙司戶失妻

建寧府建陽縣麻沙鎮吳提刑雨巖勢卿、知處州時報添差通判王某來、雨巖十數年前、其處相識、甚喜、及見覺非是、問舊事亦不知、心稍疑駭、一日會其家眷凡十八人、內一人年老而憔悴不樂、令夫人與之從容言王倅舊事、婦人潸然、詰之再三、乃知正雨巖所識王某之妻、蓋寇掠其舟、取其妻就用其勅仕至本州添倅也、雨巖付吏推勘得實、申朝正其罪、時寶

祐年間也、

宋理宗朝、隆興府分寧縣有趙縣丞者、魁偉豁達、斷事明當、憲司喜之、常有委送、宰嘗招同官及宅眷飲、縣丞妻獨不飲、且數噓淚、宰妻怪問、丞妻請間曰、我夫昨任某主簿、罷任在湖中被此寇、一家老幼童僕俱死、獨留妾以爲妻、就用夫主誥勑、調此縣丞、同行六人、臂上各有三三點號、或爲書院官、或爲親戚、盡則散處、夜則同宿、獨此寇能書判、推以爲首、妾不耻其辱耳、時新喻縣嚴仁勇作尉、以能稱、宰密與謀、促前

縱散坐移入後堂不令諸廳人從入才坐但見尉司人報提刑司有下上司文字請縣尉親拆緘即出點弓兵盡獲丞廳人從復就坐擒丞縛之送獄取問是實具奏正刑趙妻送歸父家

瑞州趙司戶往赴調一日忽失其妻趙不復索偶遣喪以歸後十年妻之弟至江陵忽見新帥之任有轎百餘乘其第十轎中乃其姊也相顧久之莫敢發視次日復候之復見其至輿中遺片帋于地曰明日可候于城隍廟次日至廟姊乘間以片帋裹金二兩叱

之亟去、視之、云某帥盜也、家五百口皆盜、姬妾皆大夫之妻女也、令以金爲投牒費、時孟無蓄貲爲門制、弟亟往告、孟集官僚議曰、彼五百人皆盜、未易制也、緩之則逃、急之則變、柰何、皆莫敢對、有司戸某年二、十許、甫登第之任、亟曰、此事易與耳、孟遽携其手、謂曰、君有何策、曰此有水軍、令扼其上下流、使毋逃、大宴、及其妻妾宴之、因犒其從兵于教場、伏兵殲之、以帥付獄、伏其辜矣、孟大喜、果獲焉、推勘具得其情、乃某官罷歸、路併盜殺之江中、以其誥勅改調至帥也、

妻妾百餘人、皆仕宦之妻女、其黨五百人、致則服役、夜則同其妻妾以居、聞其事于朝、正其罪、趙之妻復歸于趙、餘皆訪其親而歸之、時淳祐年間也、

刀

劉崇龜　黃勳　司馬悅
汪澤民　刀上有蠅　刀沾馬血
宋太宗

唐劉崇龜鎮海南、有富商子少年、泊舟江岸、見高門一妙姬殊不避人、少年挑之曰、黃昏當訪宅矣、姬微笑、是夕果啓扉俟之、少年未至、有盜入欲行竊、姬不知、就之、盜謂見執、以刀刺之、遺刀而逸、少年後至、踐其血仆地、捫之見死者、急出解維而去、明日其家跡至江岸、岸上人言、夜有某客舡徑發、官差人追到拷

捕備至，具實吐之，唯不招殺人。觀其刀，屠刀也。崇龜下令曰：某日演武大饗軍士，合境庖丁集毬場以俟烹宰。既集，又下令：今日已晚，可翼日至。乃各留刀，陰以殺人刀雜其中，換下一口。明日各來請刀，一屠後至，不肯持刀去。詰之，曰：此非某刀，乃某人之刀。即命擒之，已竄矣。乃以他囚合死者代商子，僞夜斃于市。竄者知囚已斃，不一二夕果歸，遂擒伏法。商子以奸杖背而已。

折獄龜鑑曰：凡欲釋冤，必須有術。換刀者，迹賊之

術也。然囚者謫賊之術也、賊若不獲、寃何由釋、故仁術有在于是者。君子亦不可忽也。

宋紹興中、黃勲知新昌縣、郭外五里許昏夜有殺人者、遺所剃刀、驗之、皆豕屠也、値旱、徧禱于境內神祇、多使人售豕、集屠者使宰牲、其中一人刀獨新、一鞫即伏、人以爲神、

北魏司馬悅爲豫州刺史、上蔡董毛奴齎錢五千死于道路、或疑張堤爲刼、又于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掠自誣、悅疑其不實、引毛奴兄靈之問曰、當時狠狽、應

有所遺得何物答曰得一刀鞘悅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爲也乃召州內刀匠視之有郭門者曰此門所作賣與鄰人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欵服罪之又于及祖身上認得毛奴所衣皂襦遂釋堤

元汪澤民爲平江路總管推官僧靜廣與隣僧有隙久不相周旋衆約其輸平隣僧因邀廣飲至醉遂宿其室廣弟子沈安素苦廣鞭笞且期速紹其業幸廣斃于仇夜持刀往殺之明日訴諸隣僧不勝拷訊乃誣服獄上澤民閱其刀有鐵工名氏召工驗焉曰

此沈安刀也、遂安一訊即承、服鄰佑械之、

有被殺于路者、始疑盜殺之、及檢沿身衣物俱在、遍身鎌刀傷十餘處、檢官曰、盜但欲人死取財、今物在、傷多、非仇而何、遂屏左右、呼其妻問曰、汝夫與何人有仇最深、曰、夫自來與人無仇、近有某甲來做債不得、嘗有冠期之言、非深仇也、官默識其居、遣人告示側近居民、所有鎌刀、盡將呈驗、如有隱藏。必是殺人賊。當行根勘。俄齊到鎌刀七八十張。令布列于地、時方盛暑。內刀一張、蠅子飛集。官指此刀、問爲誰者、乃

是做債冠期之人擒訊猶不服官曰衆人鎌刀無蠅子今汝殺人腥氣猶在蠅子集聚豈可隱耶左右失聲嘆服殺人者叩頭服罪

金臨晉王濟李復亨䕶送官馬入府宿逆旅有盜殺馬復亨曰不利之而殺之必有仇者盡索逆旅商人過客及邑人槖中佩刀謂之曰刀戢馬血火煅之則刃青其人欵服果有仇

宋太宗即位初京師某街富民某有丐者登門乞錢意未滿遂駡詈不休衆人環視皆忿忽人叢中一軍

尉躍出刺丐死擲刀而去勢猛行速莫敢問者衙卒具其事聞于有司以刀為徵有司坐富民殺人既獻獄太宗問其服乎曰服矣索刀閱之遂納于室示有司曰此吾刀也向者吾實殺之柰何枉人始知鞭笞之下何罪不承羅鉗吉網不必濁世乃罰失入者而釋富民諭自今訊獄宜加慎毋濫

傷

李處厚　李南公　尹見心
余良肱　楊提舉　京尹總轄
錢惟濟　歐陽曄　鄧文原
炎恎

李處厚知廬州梁縣、有毆人死者、處厚往驗傷、以糟胾灰湯之類薄之、都無傷跡、一老父求見曰、此易辨也、以新赤油繖日中覆之。以水沃屍。其跡必見。如言用之、傷跡宛然、詰邑之老書吏也、自是江淮之間、官司往往用此法、

李南公知長沙、民有鬭者、甲強乙弱、各有青赤痕、南

公以指捏之。曰乙真甲偽、訊之果然、蓋南方有櫸柳、以葉塗肌、則青赤如毆傷者、剝其皮橫置膚上、以火熨之、則如棒傷、水洗不下、但毆傷者、血聚則硬。偽者不硬耳

民有利姪之富者、醉而拉殺之于家、其長男與妻相惡、欲借奸名并除之、乃揣刃入室、斬婦首、并取拉殺者之首、以報官、時知縣尹見心方于二十里外迎上官、聞報時夜已三鼓、見心從燈下視其首、一首皮肉上縮、一首不然、即詰之曰、兩人是一時殺否、答曰然

曰婦有子女乎、曰有一女方數歲、見心曰汝且寄獄、俟旦鞠之、別發一票速取女至、携入衙、以菓食之、好言細問、得其情、父子服罪、

余艮肱爲荆南司理參軍、有捕得殺人者、既自服矣、艮肱獨以驗其屍與刃疑之、曰豈有刃盈尺而傷不及寸、白請詳捕、果獲眞殺人者、

宋提舉楊某、爲越錄事參軍、其法、保內捕賊不獲、則被盜物責保長償之、有一家被盜、持仗追擊仆地、執送保長、保長苦之、乃即械繫、送官問、盜死、郡因治保

長側死獄具楊問狀曰左脇下致命一痕長寸二分中有白路必背後追擊是其死非因保長制縛也即追詰元捕賊者索致杖首有裂誣益明乃引法保長止坐杖

韓王府中忽失銀器掌器婢呼爲賊傷手趙從善尹京命總轄往府中測視良久執一親僕訊之立服歸白趙云適視婢瘡口在左手盜竊器與僕以刃自傷謬稱有賊而此僕意思有異于衆是以得之

錢惟濟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强奪之不能得乃自

斫其右臂、誣以殺人、官司莫能辨、惟濟引問、而給以食、而焉以左手舉筯、因語之曰、他人行刃則上重下輕、今下重上輕、正用左手傷右臂也、誣者引服、

歐陽曄知端州、民有爭舟歐死者、獄久不决、曄出囚飲食之、皆還獄、獨留一人、留者色動、曄曰、殺人者汝也、因不知所以、曄曰、吾視食者皆右手持匕、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右脇、此汝殺之明驗也、囚乃伏罪、

鄧文原僉浙西廉訪司事、吳興民夜歸、巡邏者執之、係亭下、其人遁去、有追及之者、刺其脇、仆地、明旦家

人得之以歸。比死。其兄問殺汝者何人。曰白帽青孩
長身者也。其兄愬于官。有司問直初更者。曰張福兒。
執之使服。爲械係三年。文原錄之曰。福兒身不滿六
尺。未見其長也。刃傷右脇。而福兒素用右手。傷宜在
左。何右傷也。鞫之。果得眞殺人者。乃釋福兒
與化因坐毆殺論死。自訴傷無驗。知府吳悝疑之。命
燔水母納鹽。自臨濯視。乃得傷。且失左三肋。語因曰。
毆者右手。固左傷。宜肋之失也。隱傷。失肋。非驗而何。

殺人于門

程戡 陳琦

程戡知處州民有積爲仇者一日諸子謂其母曰母老且病恐不得更壽請以母死報仇乃殺其母置于仇人之門而訴之仇不能自明戡疑之或謂無足疑戡曰殺人而自置于門非可疑耶乃親劾治具見本謀

廬陵有儒生夜過里人胡甲所被殺在其門官執胡訊胡誣服按察僉事陳琦疑之曰豈有身殺人而自

置諸門者訊之則生有宿嫌其夜適胡也而殺之

胡得釋

何以知夫死

張昇　楊評事

張杲卿昇知潤州有婦人夫出外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婦驚往視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公命集隣里就井驗是其夫與否衆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公曰衆皆不能辨婦獨何以知其爲夫收付所司鞫問果奸人殺其夫婦與謀者

湖州趙三與周生友善約同往南都貿易趙妻孫不欲夫行已鬧數日矣及期黎明趙先登舟因太早假

乘舟中、舟子張潮利其金、潛移舟僻所、沉趙而復詐爲熟睡、周生至、謂趙未來、候之良久、呼潮往促、潮叩趙門、呼三娘子、因問三官人何久不來、孫氏驚曰、出門久矣、豈尚未登舟耶、潮復周、周甚驚異、與孫分投尋三日無蹤、因具牘呈縣、尹疑孫有他故、害其夫、久之、有楊評事者、閱其牘曰、叩門便叫三娘子、定知房內無夫也、以此坐潮罪、潮果服、

奸婦被殺

卜者　　樊上舍　　京師校尉

湖北某市有一家止夫婦二人者，婦美不㥾其夫，偶有卜者寄宿，婦㦧其色，遂殺夫以情告，願與偕往，卜者忿其不義，就取刀殺婦而去，及旦有常工役其家者至，見二屍相枕，流血滿地，驚走出，須臾隣里大覺，執工役者鬨官，誣服將就市，卜者出自首，憲司以卜者殺婦可償夫命，而又自首義之，與工役者俱釋焉，宋淳祐年也，

建寧樊上舍處太學時私于左藏庫前文節級妻艾冈知也嘗飲酒肆客聞鄰座人相語此間內藏庫前文節級妻可觀樊上舍往來其家三年矣每文節級五日一次上宿上舍必宿其家文聽樊宇未明俟其說及當上直覓人替之至三更時歸家急扣門其妻詐上舍曰吾與爾情好三年無知者夫今歸無所逃遂就床頭取鬼頭刀授之曰我與爾俱出我開門爾閃殺之及開門天黑不辨人上舍者揮刀誤中其妻遂逃去文呼報四鄰皆曰適不聞他人聲且刀從何

來、我等何由知之、文遂繫獄誣服焉、明日赴市就刑、上舍見犯由書文節級殺妻事、出街語節級曰、汝妻是我殺、柰何要汝償命、遂赴官自首、止編管本州事、在寶慶年間、

洪武中、京師一校尉與鄰婦通、一日瞰其夫侵晨出、即入門登床、夫忽復歸、校伏床下、聞其夫曰、吾見天寒、恐爾冷、回來爲爾加被耳、夫去、校念曰、彼愛妻如此、何忍負之、與人私耶、取佩刀殺婦而出、曉有賣菜翁至、隣人執以聞官、誣服、將棄市、校登場大呼曰、某

妻是我殺也有司以聞廷訊之曰婦美小人實與私因聞其夫語恨此婦負夫一時忿激殺之臣不敢欺願賜死太祖曰殺一不義生一無辜可嘉也釋之

奸夫誤殺

盛彔　臨海令　丁四官人

有巨室婦、當農時往田中督視、朝出暮歸、一日晚不及城、假宿城外、其家館之樓、詰旦不啓戶、主婦排闥則殺死于榻矣、居隣聞之官、竟歸罪于主翁、御史盛彔往其家、周視樓居、見旁垣有補甃痕、因問此外何隣、乃一縫人也、召之來、錄其家口、縫曰某某、某一女久居母族、審初去時、正婦死一日前也、御史曰得之矣、立命呼女謂曰、汝奸事吾已知之、可吐實、無害吾

刑、女即陳與東隣少年郎私召郎至、具述本末、毋奸佩刀自衛、是夕婦拒之、因手刃焉、獄具斬郎、

臨海縣迎新秀才、適費官有女窺見一生韶美悅之、一賣婆在傍曰、此我隣家子也、爲小娘作伐、成佳偶矣、賣婆以女意誘生、生不從、賣婆有子無賴、因假生夜往、女不能辨、一日其家舍客夫婦、因移女而以女榻寢之、夜有人斷其雙首以去、明發以聞于令、以爲其家殺之、而橐裝無損、殺之何爲、乃問榻向寢誰氏、曰是其女、令曰知之矣、立逮女至、作威震之曰、汝奸

夫爲誰曰某秀才遂生至曰賣婆語有之未嘗至其家又問女秀才身有何記曰臂有痣視之無有令沈思曰賣婆有子乎遂其子視臂有痣曰殺人者汝也刑之即輸服葢其夜捫得斷首以爲女有他奸殺之生由是得釋

又陝西丁四官人事亦相類某氏有婦與小姑春日在圃中作秋千戲圃前短垣外臨官道有美少年走馬墻外駐而寓目二女曾見之皆興感慕因問侍婢識此郎否婢令人物色之報云丁四官人也此郎故

眾知、少時自去、明日、隣嫗小與二女周旋之、頗言小娘昨見丁四官人乎、女以為得其情、頻發頳、嫗曰無庸諱、我此來正為丁郎耳、郎昨覩芳儀、固深顧涯、二女稍問郎踪跡、嫗盛稱其美、嫗見小姑有動意、入其寢、識其戶徑而去、入夜、女滅燭不寐、恇怯若有所俟、宵深、忽一郎踰垣而入、暗中即闖女房、女詰何之、小語曰、我丁四官人也、女默然、携手入就寢、未明而逝、初不睹其面也、是夕復至、亦在暗中、相處荏苒數月、一日女以事適外家、且久未返、兄嫂遷寢其室、亦滅

燭而寢、丁來見扃戶、毀窗而入、遽登床捫女、得駢首枕上、即取所佩刀、斷雙頭而去、詰旦家人入覘見之、不審何故、疑以爲盜、聞于官、緝捕無狀、後至一上官錄之、因沈思良久、謂翁媪曰、若子婦故居此室耶、翁媪言故爲女室、斯夕偶暫宿耳、上官命召女至、訊之、即承與丁通、逮丁至、詗之、愕然無答、女言前事、丁亦憫然曰、是日從墻外偶駐、雖見秋千事、初無謀念、小玩而過、其後事略不知也、顧安得終妄若此、官猶以爲詐、問識之乎、女言每來輒在暗中、終不及早、固不

鬼沉慮因逮姬掠之姬乃不能諱初二女偶
從隣壁聞之因宛轉以屬其子耳補子至即
入與女私甚密是夜見閉戶疑其他也入殺
乃子並寢遂戕之不知其非女也於是各正
然前事未知參互傳之或本二端云